

有梦吉祥诸世间

□杨方

五前行行走甘南，在夏河遇见拉卜楞寺。拉卜楞寺的藏医馆免费为百姓看病。我去看哮喘，喇嘛给我几包药，药是藏医馆的喇嘛自己制作的。藏医馆的喇嘛，每天背着药袋上山挖药，远的山近的山，一座座遍寻，采了药背回来，自己晾晒，自己加工，甚至亲自试药。喇嘛给我的药，有丸状、粉状，气味浓郁，散发着藏地药草的香。这样用心制作的药，包含了喇嘛们的悲悯之心，应该是天下最好的良药。

世间一切有悲悯心的人，都是值得我们心怀敬仰的。卧龙山下的普明寺，前几日请了义乌三溪堂的五位中医专家来义诊。是日，天降大雨，如同甘露。我没能赶上9点钟的升国旗仪式，我到时，雨水已将普明寺冲洗得干干净净。明修师父带着中医专家及众人，手持莲花，诵经祈福。结束后，五位中医专家在天王殿进行义诊。义乌三溪堂的专家，有针灸学博士，有从医三十多年的原中医院院长，大多是诊治经验丰富的名医。闻讯赶来看病的人，远近皆有，老少亦皆有。原本定的就医人数一百人，诊治时间到午饭为止，但来的人数众多，不得不在午饭后延长至下午2点。现场有志愿者维持秩序，引导患者保持距离，戴好口罩。还有红枣茶、中药香包。一切井然有序又充满温情。

庚子年有疫情，苍天亦有大慈悲。疫情使得各地民生艰难，普明寺也不易。僧人们在明修师父带领下自力更生，在寺庙附近种植了几十亩地的谷物蔬菜和水果。我几次去普明寺，寺中安静，空无一人。僧人们都去田地里干农活去了。明修师父本人，也亲自荷锄山野。僧人们头戴箬帽，身穿僧衣，赤着脚在田地里劳动的场景，多少有些出乎人们意料。在人们的认识里，现今的出家人，哪里还会干农活。只需坐在庙里念念经，敲敲木鱼就好了。普明寺秉持农禅并重的传统，

把佛心耕种的理念，与平日修行结合起来。农禅并重，形成于唐代。明修师父说，僧人种地，一方面是养活自己，更深的用意则是修行。

三月初的时候，我和徐加方老师与僧人们一起种玉米，那时天气尚寒，玉米种下去半月多，不见发芽。之后又补种了一次。普明寺田地所收获的，大众皆可享用。五月，明修师父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消息，青菜已经长成，附近寺庙的僧人、尼姑、村人、外地务工者，有需要的可以自取。自取，是一个善意而美好的词。给的人，心怀善良，取的人，心怀感恩。在明修师父的意念里，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切，都是上天的恩赐，理应属于大众。

五月，我曾和徐加方老师在普明寺的梅林边种下向日葵。徐加方老师自以为是农把式，坚持要他来挖土，我放种子。我们在梅林边整齐地种下了一排向日葵，希望某次来，可以看见向日葵花盘灿烂，集体地朝着我们露出微笑。这次来普明寺，我去看向向日葵长得如何，不料向日葵苗已经被勤快的僧人们当野草割掉了。梅林边野草茂盛，向日葵和着野草一起生长，僧人以为所见皆是野草，于是除之为快。呜呼，我的向日葵，还没有长出笑脸和头颅，就被斩草除根了，实在让人痛彻心扉。

我曾扬言要在普明寺种一片罂粟，明修师父说，阿弥陀佛。我还想在普明寺养仙鹤，仙鹤要吃小鱼小虾，明修师父说，阿弥陀佛。那么，养鹿是可以的吧，鹿类似于鹿，食草，体型比鹿小，但是野生的鹿很难驯养，胆小又容易受惊。我最近养了两只松鼠，分别取名潘安和钟无盐，潘安是古代第一美男，他的马车从街上经过，妇人们争相睹之，争相朝他的马车投掷鲜花和水果。潘安每出门，必满载而归。钟无盐是古代四大丑女之一，四十岁了嫁不出去。我想等潘安和钟无盐养熟了，

拿到普明寺的梅林放生。我去了，唤一声潘安，唤一声钟无盐，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出来看我。不过，这有些妄想的成分。我养过几次松鼠，有一只逃走，弃我而去。有一只，林黛玉般生生地把自己给气死了，想想真是罪过。明修师父知道了，照例会说，阿弥陀佛。

寺庙耕种古来有之，诊治病人，也是古来有之。明修师父有诗云：佛法如良药，能断诸热恼。众生及业苦，悲悯智明了。普明寺无论是气息上还是建筑风格上，都给人一种古代的感觉。我每次去普明寺，开车经过葡萄长廊，那条绿色廊道，有一种穿越之感，窗外掠过的，一半是真实，一半是幻象。而普明寺，就在临水的地方，转过山脚，即到了宋朝，甚至是比宋更远的什么朝代。普明寺兀自立在古代的山水间发呆，半睡半醒，半明半昧。似乎普明寺在世上已过了一千年，一万年。照在普明寺的阳光，似乎也很老很老了。墙上的青藤，从久远的时间里垂挂下来，唯寺墙边的芒草，头顶的白云，雨中的梅树，飞过的鸟，草间鸣叫的昆虫是今天的。唯我是今天的。唯流水是今天的。今天之后流水朝着未来的日子流去。

站在普明寺，我常常诧异一座现今的寺庙，因何给了我这样的感觉，包括明修师父，我亦是时常怀疑他是从敦煌的某幅壁画上走下来的僧人。明修师父说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，那口音接近敦煌附近的口音。身形也是秦地人的气质，黄色僧衣被风吹动，风吹应该是动态的，然明修师父给人以静态的感觉。动的只是表面，只是僧衣，他的内心是静止的，那种静，可以感应得到。有次夜访普明寺，普明寺的夜真是静，静到天地间好像只余下明修师父夜读的那盏灯。坐在灯影里的人，仿佛是巨大的静的中心。

我的全能语文老师

□黄田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转学到父亲所在的高中读书。教我们语文的是谢德宏老师。他是本地人，40岁左右，个子不高，国字脸，一双犀利的大眼睛扫一眼教室，就能看清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，额头上三道深深的皱纹刻录了他历尽的沧桑。

谢老师上课时很严肃，没有一个同学敢在课堂上搞小动作。他声音洪亮，坐在教室最后的同学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他写的粉笔字、钢笔字刚劲有力，工整漂亮。上完一节课后，看着一黑板整齐而秀丽的板书，简直是一种视觉享受。

谢老师能说会写。每次上作文课，他首先出一个题目，提出写作要求后，学生在下面打草稿，他也坐在讲台上奋笔疾书。一篇千字左右的作文，快要下课时他就写好了，然而许多同学此时都还在绞尽脑汁，左思右想。他就把自己写的作文大声朗读一遍。学生听得津津有味，受到启发，唰唰唰地奋笔疾书起来。

记得谢老师第一次上作文课，出的题目是《柑橘礼赞》。我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作文，谢老师在作文

后面写了句评语：“文章采用拟人手法，语言生动形象……”并在作文的第一页左上角用红笔打了一个高分。然后，他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，在班里大声朗读，还把其中的一些句子反复读了几遍。那些幼稚的句子我如今全忘了，只清楚地记得谢老师说：“写得不错！”他还竖起了大拇指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谢老师向学生竖起大拇指夸赞。我的心激动得怦怦跳，脸上直发热。

为了丰富我们的课外文学知识，谢老师买了本《唐诗一百首》。每天，他不辞辛苦地用一块小黑板抄一首唐诗，并简单翻译，挂在教室门口，让我们每天早读时朗读、背诵。那时，书店里适合中小学生读的书不像现在这么丰富，那些唐诗浅显易懂，朗朗上口，让我们百读不厌。从此，我就爱上了唐诗宋词，文学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慢慢发芽。

可以说，谢老师是引领我迈进文学殿堂的第一位老师。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，后来，我购买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》《红楼梦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

日》《家》等名著，每天如饥似渴地品读。

那年，我在老家的一份县级报上读到谢老师的一篇回忆录——《漫漫转正路》，增进了对谢老师的了解，让我对他老人家更加敬佩。他说，在中学时代，他就是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霸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成了农村中学民办教师。当时，全班只有十几个学生，他一个人包下了全部课程：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体育、美术、音乐，简直是一位全能型教师。

之后，谢老师的人生之路一帆风顺水。他凭真才实学，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教育学院，本科毕业后分配在老家一所重点中学教书，后来又评上中学高级教师。

岁月流逝。自高中毕业至今，我因四处闯荡，始终无缘再见谢老师。现在，谢老师也已退休10多年了，身体依然很棒，笔耕不辍。经常在家乡的报刊上看到他写的一些回忆录和乡土散文。他文如其人，我读着十分亲切，仿佛又见到他在教室里滔滔不绝的模样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履历 (外一首)

□藏马

这是谁出生的小镇，这是一个叫“新河”的古渡口。这是一座明代老桥跨过了流水童年。这是两边的凉亭，这是横匾：“水不扬波。”这是一个古码头临空的阁子照耀着，投河的浣女们，黑夜

这是披云山——却像是一只倒扣的铁锅这是功德碑，早已字迹湮没，曾记载了戚继光的一场鏖战，在昔日。这是烽火台站在这里，可以回眺，五里外，宋代

那个叫戴复古的旧庐。也看得清那个叫朱熹的老同学，徘徊在此地一度，用脚步测量着什么这是锦鸡山麓，一个晚清和尚开的私塾，如今变成了一座偌大的中学，近万人在此相濡以沫。早年，吾也一不小心，入了罟中“文笔塔下莘莘学子砺志砺德学文学武学做人，锦鸡山麓代代良师授智授业育青育英育栋梁”

可他的数学怎么每年都不及格呢图书倒是啃了不少。那个低年级的美女也不见了。这是石头砌的古街，一步一个坑像一截盲肠。而相隔二十里，那是东海，眺望着

仿佛比星空和宇宙，更光彩夺目。而年年放肆的台风又是谁灵魂中的胎记履历简单，却是必需的，这一切的印象带着一具，漂泊的躯体落魄在人间

锻造坊

用水冲洗着这双油污的手工人们收拾着工具，把这些凌乱的扳手、螺丝和螺帽，逐一安放在木箱里。有一片碎铁扎进了拇指血丝随着沟槽，流进了地里

先是卸下那面罩壳。然后是电机座——齿轮张嘴，缺了一颗牙齿爬上这台机床的脖子，用凿，和三角抓退下了它旋转时的沉重，而在敲开的铜套里，轴承也变形了

把螺纹重新地绞了一遍。就像早年，我父亲在做木匠时，用线钻往深处拉动。而我父亲的父亲，却是在一块不大的田地里，用犁摆动着一遍遍地——他们也像我一样，半撅着屁股

有一次，在拉钻时，木头跳了起来击中了我父亲的前额。而那张铁犁，却闪亮地切开了我父亲的父亲，脚趾中间的那个部位可真幸运，我没像他们那样，残留下什么疤痕宽宽的——血随着沟槽，流进了地里

也没有想到，今天，我会待在这里。一整个下午，蹲在机器旁，对付着众多的零件和油污。那个班长请假了。就像，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（一个躺在了地下，而另一个坐在了轮椅上），如果我不做，谁来替代呢。

孩子，还在妻的肚子里。可这也仅仅是仅仅是曾看得见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偌大的车间也并不比，田亩狭窄。以及木头。你想象着它们，就是词语的另一类组合，从我父亲的父亲开始，就已经在脑海中扎根。